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四回 半邊俏落網受剛刑

陳大勇隨後上房，瞧見那人轉身要走，好漢性暴，恐怕跑了，使了個餓虎撲食，伸雙手就抱，被那人右腿一蹬在胸前，陳大勇「哎喲」一聲，咕咚，掉在塵埃。那人將手一拍，「嗖嗖」順房而去，朱、王二人魂膽嚇冒，只說「不好，快些救人，救人！」眾兵答應，上前扶起大勇。大勇一骨碌爬起來，口內說：「不好了，跑了！你們快去追趕，我還上房找尋，務必找著！」朱、王答應，留下十名兵，把守此廟。帶領千總王彪二十名官兵，分頭去趕，這且不表。且說陳大勇上房，四下觀瞧，可喜這會月亮已上，微微看出方向。好漢連忙上了房脊之上，閃目觀瞧，忽見廟內的玉皇閣上，倒像是人。好漢不敢怠慢，也就上房追趕。剛趕到玉皇閣上，那人又躡出廟外民間的房上去了。大勇喊叫說：「你們都往東趕呀！我瞧見了！」眾人地下接聲追趕。

且說蕭老兒躡在民間房上，後坡隱住身形。

飛賊蹲在後坡上，暗暗沉吟腹內云：「細想我自幼學會藝，出來外面我害人。男女我害有二三十個，全無犯事有人擒。今年來到滄州地，此廟住下遇見人，本事和我一個樣，心胸不錯半毫分。八拜結交為昆仲，一共卻是八個人。他們六位鄭州去，七哥帶病難動身。今夜有人來拿我，一齊而來堵廟門。論理頭裡我該走，皆因為，惦記七哥病在身。故此我親自來動手，誰知道，那人著急叫箭墩。我才飛身出廟外，誰知那人以死跟。少時他若尋到此，我給他一下再理論。」想罷將磚拿在手，二目直瞅細留神。但見一人房上跳，蕭老兒點頭說：「也是能人！」說話之間那人到，蕭老兒輕輕站起身。右手拿著磚一塊，咬牙切齒下狠心。忽見那人往這縱，蕭老兒二目看得真，右手一揚磚打去，大勇「哎喲」又掉在塵。

蕭老兒一磚，將大勇打下房去，掉在地上。好惡賊，心中恨急了大勇了，「嗖」一聲，躡下房來，要取英雄性命。誰知大勇，磚雖打在前胸，不甚很重。會武藝的人，身子活動，掉在塵埃，也沒跌著。連忙爬起，抓刀將身一縱，要上房拿人。

蕭老兒並不知道，只當好漢跌著了，「嗖」一聲，跳下房來，只聽耳邊「唵」的一聲，原來是那人縱上房去。賊人一見，說：「好厲害！真是個魔頭。倒得留神。」且說大勇剛一上房，也聽見「唵」的一聲，連忙扭項一瞧，原來是賊人擎刀下去了。

大勇忙伸手，把花簪拿了一塊，一轉身形，跳下來，腳一沾地，左手接刀，右手磚打將出去。賊人不防，剛要邁步，右肩膀上，「吧」，就中了一磚，打得身子一晃，說聲「不好！」腳一踉，縱上房去。大勇跟尾，縱將上去，掄刀就剝。

好一個，擒賊的陳大勇，心想拿人把功擊。一刀剝去十分力，大叫「賊人你是聽：任你總有千合勇，時遷的利便跑不能！老爺今夜拿定你，好叫大人審口供。」蕭老兒聞言心好惱，叫聲「那人你是聽：咱倆今日拚了罷，活在人間待怎生！我叫你把我擒了去，半邊俏從今不露形！」

言罷攞刀撲好漢，眼紅心橫奔英雄。大勇也是急鬥一嘴，揮身使盡力無窮。二人房上將刀對，只聽房上響連聲。屋裡百姓也驚醒，一家老幼盡吃驚：不知房上怎麼樣？要是地動了不成！又聽房上人聲喊，只嚷「拿人」不斷聲。男女老少魂皆冒，房上必是賊人行。不言男女心害怕，藏在屋內不作聲。且說好漢陳大勇，刀剝飛賊下絕情。蕭老兒不由微微笑：大叫「那人少逞能！有心和你再動手，老太爺，還有別的那事情。」言罷雙足只一縱，躡上別房站住身形。大勇留神只一看，不由著急吃一驚：此房離那房有一丈，好漢登時瞪二睛，這麼遠他會過去，陳某實在比不能！好漢心中生一計，連忙跳在地流平。復又飛身將房上，則見那人縱身形。一閃身子往下跳，大勇追趕不消停。

大勇上房，則見那人跳下去，大勇隨後身就趕，口中大叫「拿賊呀！拿賊呀！」蕭老兒往下一跳，原來是屠戶豬肉鋪的後門。掌櫃的姓劉，長了個傻大黑粗，一身渾勁。偏他跑肚，出後門出恭。剛然蹲下，只聽房上「當叮咕咚」瓦響，又聽有人高聲大叫「拿賊」。屠戶說：「你怎麼歹兒的媽媽，有了銀啦！」正然說著，只聽「唵」一聲，縱在房上跳下一個人來，跳在屠戶身上，壓得屠戶坐在屎上，鬧了一屁股屎。屠戶說：「兒的媽媽！好瞎眼的賊兒，跳在身上，兒，我把你這個驢日的，兒你往那個場兒跑！」言罷上前，雙手抱住蕭老兒。蕭老兒恐遭毒手，忙用刀尖回手，紮進屠戶的肋窩之上，死屍一仰。

半邊俏剛要脫身，這個空兒，大勇早到身後，揚手一刀背，打在左膀，左膀耷拉，復又核桃骨上一刀背，打傷其骨，蕭老兒跌倒。大勇揚刀背，向飛賊的核桃骨上一連幾刀背，打得個賊人不能動了。大勇高聲嚷：「拿住了！拿住了！」朱、王、千總二十名官兵聽見嚷「拿住了」，齊奔聲音而來，叫開鋪門，一齊逕奔後院。大伙一見，果然將賊拿住。又見旁邊有死人，鋪中伙計瞧見掌櫃被賊紮死，大家著急。大勇說：「你們別害怕，等我回察大人。告訴你，我是劉大人派來拿賊的。」肉鋪伙計聞言，這才將心放下。大勇叫兵將蕭老兒四馬躡蹄捆上，派四名看守死屍，這才叫兵抬起蕭老兒，一齊奔廟。不多一時，來到廟前，一齊進廟門。這時候，馮吉也出來了，眾兵將蕭老兒放在塵埃。大勇眼望朱文、王明，說：「二位，快帶幾個兵進房，僧人，還有俗家，恰似在教之人，俱是一黨。快些拿出來，咱好起解。那個宿拉女人，不用拿她們了，省得費事。」「是」，二人答應，帶兵五名，一齊進房，留神細找。

朱文、王明人兩個，帶兵五名進房中。屋內留神仔細看，則見當地躺一婦人形。兵丁上前摸一把，渾身冰涼赴幽冥。復又留神滿屋瞅，只聽炕洞有人哼。兵丁低頭只一看，借燈光，瞧見妓女與那僧。五名官兵齊動手，把二人拉出炕洞中。那婦女精光實難看，和尚的褲子倒是紅。官兵一見不由笑，說「這個禿驢愛你精。」說罷就拿繩子捆，登時綁上那名僧。嚇得妓女渾身戰，體似篩糠一般同。兵丁用手指一指，說道是：「陳老爺開恩，不拿你到衙中。」

官兵言罷不怠慢，搭起僧人往外行。

朱、王二人帶著五名官兵，抬著和尚出房，來到當院，將僧人放在蕭老兒一處，復又滿廟搜著，楊四蹤影全無，不知去向。這時，天已大亮，大勇帶領眾人，抬著僧俗，奔城而來。

登時進城，一路招得軍民尾隨觀看。不多時，來到州衙，進大門將眾人放在門外，大勇、王明、朱文、千總四人進儀門，上堂，但見大人公堂理事。大勇打千，說：「兇犯拿到。」劉大人聞聽歡喜，吩咐：「帶進來！」「哦！」好漢答應。

大勇轉身往外走，來到儀門把話云：「大人吩咐將人帶！」只聽外面應一聲。這才鬆鬆僧俗綁，抬著拉著往裡行。登時抬到公堂上，座上劉公看分明：和尚不過平常相，跪在旁邊露怕驚。但見那人二十多歲，跪在堂前長得凶。細白麻子倆圓眼，身體靈便露賊形。看罷大人開言問：「那人你叫甚麼名？家住哪府哪州縣？為何殺人你行兇？一同伙計幾個人？快快堂堂來招承！若要隱瞞一個字，本部立刻動大刑！」那人開言把「大人」叫：「貴耳留神在上聽：家住河間任丘縣，蕭老兒是我的名。半邊俏是我的外號，飛簷走壁我甚能。作賊今年有八載，謀害人命我記不清。

前者武舉人四口，是我殺的本真情。自從作賊無朋友，單身一個我獨行。今朝被你來拿住，或殺或剛我願情！」言罷閉目哈哈笑。劉大人點頭暗說「好賊！」吩咐帶，一干人犯我判明。

劉大人吩咐：「帶一干人犯上堂！」青衣往下跑，不多時，將一應之人帶上公堂。武舉李國瑞、家丁李忠，早來伺候。大人提筆判斷：知縣拿賊，將無作有，囑盜拉人，就中取利，只有人命，例應熱決；皂役生端，害人起事之頭，例應絞罪；禁子受賊害人，例應絞死；和尚廟中住賊，知而不報，例應充軍；馮吉給信有功，須在陳大勇的名下；蕭老兒殺人四口，從前害人不少，例應剛罪。行文發給鄭州一帶府縣，廣捕一黨：燕尾子、常七禿子等人。武舉被屈，劉大人寫本，保補授千總。判畢，折子奏事，將一應人犯收監，等旨正法。劉大人往前察河，再表。